

薩爾蒂可夫寓言



譯佐天蔣

蔣天佐譯

薩爾蒂可夫寓言

海盜書店刊行

1949



目次

歡喜推理的野兔·····	一
非常聰明的鱸魚·····	一八
良心丟了·····	二九
一場無聊的對話·····	三一
說謊的大主筆和忠厚的讀者·····	六四

老馬

七

一個農奴怎樣喂養兩位官老爺

八

理想主義者的鱸魚

九

一個村子的大火

三

附錄

關於錫日特林·薩爾蒂可夫

V·伏羅霍夫斯基

譯者附言

一

歡喜推理的野兔

他雖然是一隻平常的野兔，不過是很聰敏的，他非常喜歡推理，所謂格致之道；所以他和驢子可以算是無獨有偶的一對了。他會藏在什麼地方的灌木叢裏，使別人不能發現他，於是自己對自己發起議論來。

「每一個野獸，」他常常說，「每一個野獸都有他的註定的生活方法：狼——有他的，獅子——有他的，兔子——有他的。你歡喜這個生活呢，還是不歡喜呢，誰也不問一問；你祇是活下去，如此而已。例如，任何動物都要吃我們兔子。你以為我們是儘有理由來反對的了？但是你倘若合理的考察一下，你就知道這種反對是難以成立的。第一，那吃我們的動物，他知道為什麼要吃我們所以才吃我們，就是

說，他吃我們不是無緣無故的；第二，即使我們的反對是振振有辭的，我們也不會因此就少被吃掉些。倘若超過了他們的需要，他們怎樣會多所浪費呢？——但是倘若合乎需要，他們當然是要吃的。內政部公佈的統計表……」

想到這裏的時候，這個野兔總是睡了過去的，因為統計表對於他永遠有催眠作用。但是他睡上一瞇之後當然又會醒了過來，於是重新開始一套條理分明的議論。

「他們吃了我們，吃了又吃，可是我們兔子卻繁殖得更多，生了又生，年復一年。請你不要小看了我們兔子！無論冬夏，你向地上看一看吧，到處都是兔子在溜來溜去。我們鑽進菜園或是燕麥田，要不就是跑到蘋果樹秧旁邊，我們可不是教農民忙得够受的！噫……你得大大的當心我們兔子，這是一點也不錯的。可不是，內政部公佈的統計表……」

又是一瞇，又是一次醒過來，又是一套括括叫的議論……這個野兔的條理的議論是無窮無盡的，這裏來一點補充，那裏來一點揣測，就又是洋洋大論了。

而在這一切之外特別難能可貴的，那是：他既不着眼於仕途，也不想利用他的聰敏在當局者面前吹拍一番（他知道當局者們會聽也不聽就把他吃掉的，）他祇是一心一意的愛好着——兔子式的——一本正經的推理。因爲——

「啊，誰以爲玻璃優於礦石，

他們是錯了，旭瓦洛夫……」（二）

請看，我們就是這樣對付事情的！

有一次他正是這麼坐在一叢灌木裏，並且存心要在他的兔太太面前顯一顯他的括括叫的思想。他坐在自己的後腿上，豎起了耳朵。用前爪打着雜亂的姿勢，一個個字眼從他舌頭上滾出，像爆着豆子。

「不，」他說，「我們兔子確實是能够生活得很好的。我們有結婚喜宴和跳舞會，到了節日就釀啤酒。我們在周圍放出十哩左右的步哨，於是尋歡作樂起來。」

隻狼聽見了我們的聲音，跳了過來：「誰在唱歌？」那末當然的，大家都躲開了。倘若你脫了身，你可以到別處釀啤酒去。倘使不幸被他看見，狼就立刻吃了你。這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事。老婆，你說我的話是實情不是？」

「倘使你沒有撒謊，你說的就是實情了，」兔太太回答。她是她的第十個丈夫。以前的九個都是在她親目所睹之下遭了橫死的。

「可憐的傢伙，這些狼，」野兔繼續說下去，「——他們就只會想到掠奪。老爺們，狼先生們！你們與其亂殺一隻兔子，不如拿了牠的皮去——隔了些時候牠就會又有一張奉送了。雖然兔子繁殖得很快，可是，倘若你今天吃一堆明天吃一堆，市場上的兔子的價錢就得從兩毛漲到半塊了。現在你倘若是合理的有規例的吃我們——「兔子先生們，你們可以慷慨犧牲若干隻給狼做今天的午飯嗎？——」當然，老爺，當然。這裏，把這些輪到的幾隻帶去吧！」那末一切都進行得很合法了——是應該這樣的。那末狼和兔子雙方都可以滿意，雙方都可以滿意……唉，我的好老爺們，我的好老爺們啊！」

野兔說着說着直到他有點奇怪起來——因為他突然聽見附近的草地上有什麼東西發出沙沙的聲音。他抬頭一看，他的兔太太早已逃之夭夭了，他附近是一隻愛惡作劇的狐正用肚皮貼着地面向他爬來，那樣子是的確確是想來和這可愛的兔兒一道玩的。

「你是一隻多麼聰敏的兔子，啊，」狐狸開了話頭。「你講得多麼妙啊——是這麼甜美，使我要永遠聽着你講！」

他是一隻聰敏的野兔，雖然如此，還是不免楞了一會兒。他站在他的後腿上，像是在那塊地方生了根，從眼角向周圍打量着能不能逃走，一面想着，「我且這樣來合理的考察一下我的處境……」

「餓了嗎，嬌娘？」他問，努力鎮靜自己，不顯出過份的驚慌。

「啊不。一點也不餓，我的親愛的——過一會兒是會餓起來的——但是現在一點也不。早安，兔兒乖乖。你好嗎？」

狐狸像狗樣的蹲伏着坐下來，請野兔也坐好，並且把腳爪蹬在身下。他這樣

做了，一面儘對自己說：『我所估計的都一一發生了。每個野獸都有牠的定命：獅子有牠的，狐狸有牠的，兔子也有牠的。現在但願我能够逃過這個命運——我的兔子命！』

狐狸坐在那裏看着他，似乎要看透他的深心的思想，一面對他說着甜言蜜語。

『這樣的一位哲學家是打那裏來到我們這裏的呀？』

『我是不久之前來的，嬌娘，是從幾十哩之外來的。在那邊我的舍間本來是舒舒服服的，我必須說。有一個家庭，你知道，有一個小小的家以及一切等類。冬天我們住在大紳士的院子裏——真闊氣。我們常常是在白天睡覺，晚上，就走到蘋果樹和忽布樹那裏去吃。這樣住到春天——到了春天，我們就搬到鄉下，住在樹林裏。但是有一天，狼突然來了。這種獸類是什麼東西呢？他們到這裏來是得了誰的允許的？不瞞你說，我逃走了，但是我的伴侶和我們的小的……』

『我聽說過這回事的。那隻狼是我的老表——是他告訴了我。』有一天，「他說，「我找到一個野兔家，那兔子跑掉了，你想，表妹，」他說，「我們會捉住他

嗎？」原來這隻兔子就是你啊。我敢說，那時候你爲了你的太太很難過吧？」

「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。我看到我必須逃走，所以就逃走了。我逃到這裏，遇到一個兔子寡婦。我對她說，「我們同居吧，你和我。」我們就這樣做了。生活得很幸福，我必須說。而現在她逃走了，我留了下來。」

「唉，你可憐的寶貝，可憐的寶貝！不過，你且寬寬心，過些時候我們還會把她捉住的。」

狐狸打了一個呵欠，輕輕的在野兔的大腿上捏了一把（他卻裝着一點沒有覺察到，）斜側着身體躺下，把頭擡過來躺着，閉起了眼睛。

「太陽多麼毒啊，」他懶洋洋的喃喃着，「真好像它這麼曬着有什麼好處似的。我想我要打個盹了，這時候，你就坐攏來些跟我講些什麼吧。」

他們這樣做了。狐狸睡着，野兔緊緊地坐着，所以她的嘴可以隨時達到他；他就這樣開始講他的話。

「我並不是古怪的，婦娘，」他說，「我情願生活有一個規律，不管是任何規

律。我活在世上不過三年，但是已經走遍半個俄國了。你簡直沒有功夫安居在一處地方——每到一處都是立刻有一隻狼或是一隻貓頭鷹或是一些人們來追你。你得爲你的性命而奔波，你得逃到幾十里之外去苟全生命。但是我並不怨天尤人，因爲我明白這是兔子的命運。倘若有的時候我並不明白，那末我還是不明不白的奔波。在我們看來，那些農民的生活也是這樣的。譬如說，米海剛剛睡上床，有誰在他的窗子上敲了下。「來呀，米海依大叔——來運送東西！」外面正是暴風雪，而他的可憐的馬凍得祇剩了一口氣；但是他架起他的雪橇，讓兵爺們坐好，自己跟在旁邊步行，一去就是二十俄里。二十四小時內回來了，帶了薑汁麵包給孩子們，一飽手絹給老婆，還有就是幾行眼淚給每一個人。倘若問他這一切包含了什麼意義——他會告訴你這是農民的命運。這跟我們兔子正是一樣啊。我們生活——我們並不自暴自棄。雖然我們永遠是準備好的……我告訴你的可是實情嗎，嬭娘？」

狐狸並不回答，祇是輕輕哼了一聲，好他是在睡夢中發出的；野兔斜瞥了她一眼——或許嬭娘是真睡着的嗎？假使這樣，他是會逃走的。可是，雖則狐狸不僅閉

着眼睛，而且甚至已經翻身仰面睡着，伸出她的四隻腳爪，但是野兔由於本能知道她是在監察着他。

『我要告訴你』，他繼續說，『關於我的一個叔父跟一個兵士在一起的故事。那個兵士在我叔父很小的時候捉了他去，教他受了一切軍事訓練。開槍，上操，開步走，吹號——這一切，我的叔父做起來都是一等一的。他們一同從這個市場到那個市場，表演着，老百姓就會給他們一個雞蛋，或是一個銅板，看了基督面上。這個兵士常常把他的生活告訴我叔父。』我在家裏，他說，『跟我的父母一起住着。有一次我的父親叫我修理雪橇領備冬天應用。我坐在那裏修補着，嘴裏哼着歌，抽煙斗，但是村裏的警察突然走進院子來。』到縣公署去，西米楊——他們要你當兵去。』我去了——衣服也沒有來得及換——總算好的，我把煙斗帶在口袋裏了。一去就是二十年。』(1)

『後來我回到老家——那裏是一根草一塊石頭都不剩了……』農民的生活，『野兔很聰敏的接着說，『就是這樣的呀。這一分鐘他是個農民，那一分鐘就是個兵

士了，而這兩種都算是他的生活……我們兔子的情形也是這樣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他們也要捉你去當兵嗎？」狐狸問他，好像剛醒過來的樣子。

「不是，他們吃掉我們，」野兔強爲歡笑的回答。

「我也是這麼想的——因爲你能够當什麼兵呢？那位出名的大將比別珂夫時常說老衛兵是「廢料，」你比「廢料」還不如呵。你說的那個兵士到最後是吃了你的叔父，是嗎？」

「不，那個兵士死了，我的叔父就走掉了。他回到家裏，但是他忘記了兔子的正當工作怎麼做法，做不來了。而我的蟾母是不願意白養他的。所以他想，「我到

(一) 作者原註：野兔顯然是說遠古的事情，那時候兵役期至少是二十年，而且壯丁要用鐵鎗捉去，否則他們會逃役的。

譯者按：作者這個註釋是別有用意的，因爲事實上舊俄徵兵的情形在作者所目擊的時代正是如此。

市場上去表演吧。」但是他剛剛敲起騎兵進行鼓來，一隻狗就撲住他把他吃了。」

「處置得很好；免得他驚擾了人民。無論如何，你的叔父一定知道他遲早是要被吃掉的——不是被狗吃，就是被狼或是狐狸吃。你的結局也是完全一樣的。但是，告訴我吧，在你們看來狐狸是怎樣的呢？他們很可怕，是嗎？」

「在我們看來，我必須說，狐狸是很可怕的。我自己是從來沒有接近過狐狸，但是有一次我看見一隻狐狸被獵人狠狠的追到洞口，那時候，不瞞你說……」

野兔想說「我很高興」，但是及時的打住了，心裏暗暗的害怕。雖然，那狐狸已經猜到他的意思了。

「你這個殘酷的好殺的人，你呀，」她責備他，並且用力咬他的腰部，咬得血也流出來了。

「噯呀！」野兔痛得嘶叫，但是他隨即控制住自己，裝作滿不在乎的硬漢。

「這祇是說那些地方的狐狸呀，我的尊貴的夫人——這裏的狐狸是和善可親的，他們說。」

「是這樣的嗎？」

「真是這樣的。我聽說，去年我們的樹林裏有一隻兔子孤兒，狐狸把他帶去和她自己的女兒一道撫養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，把他養大了讓他走掉嗎？那末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呢，你的那個兔子孤兒？」

「天知道他現在在那裏。他沒有了——他學上了偷東西，他們說，札些壞朋友，最後並且欺騙了一隻小雌狐。爲了這個原故，於是老狐吃了他，他們說。」

「是我吃他的，我——我就是你聽說的那隻狐狸。我吃他，並不是因爲他交了壞朋友和過着不正經的生活，而是，很簡單，因爲他的時間到了。」

狐狸出了一會兒神，磨磨牙齒，捉了一個虱。隨後不慌不忙的爬起來，抖一抖身體，用一種極其溫和的聲調說：

「你猜想我是要吃誰了？」

他是一隻聰明的野兔。但是他猜不出。或者不如這樣說吧，當時他的腦子裏閃

過了一個思想：『就是這樣的——兔子命……到了！』但是他甚至對他自己也死命不肯承認。

『我不知道，』他回答。可是他的臉色和他的聲音明明白白的出賣了他，所以那狐狸忍不住發起脾氣來了。

『好一個撒謊大家！』她說。『他們對我說得天花亂墜——說你是一個哲學家，是一個猜得透人家的思想的人——可是現在看看你——你不過是一個最可憐的兔鬼子。我要吃的是你，先生，是你！』

狐狸跳退開一步，做出就要撲到野兔身上吃他的姿勢，但是接着她卻坐了下来，並且漠不關心的在耳朵後面搔起癢來。

『或許，你現在會放我走嗎？』野兔低聲說。

『放你走？』野兔叫着，更加發脾氣了。『你曾經聽說過天下有狐狸放兔子和兔子被放的事嗎？我們活在世上是爲了玩玩放人的把戲的嗎，你這笨貨？』

『唉，嬌娘，要看是什麼場合呀！』野兔堅持着自己的要求，儘可能的申述